

独幕话剧

初试

赵羽翔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717.0
5-98
独幕话剧

初 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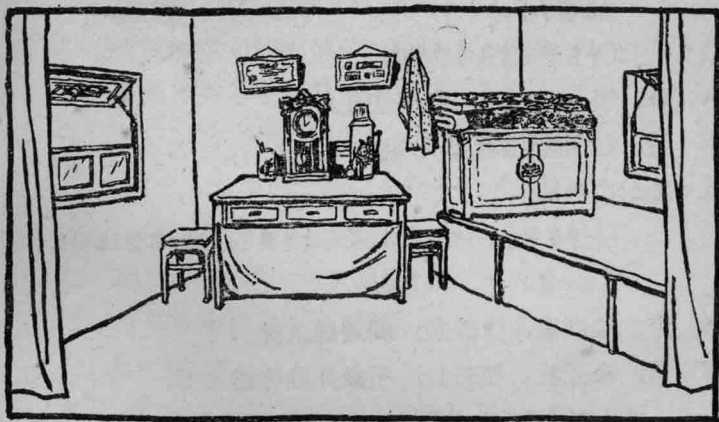
赵羽翔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3年·沈阳

內 容 提 要

小玲初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农业生产，在队里担任記賬員。由于她年齡小，社員对她記賬不够信任，她的母亲——林大媽要她交賬辞职，小玲坚决不同意。正在母女爭执的时候，社員于二嫂果真前来找賬，引起了一场风波……張四嬌为了解除群众的疑虑，故意找小玲对賬，小玲公开了賬目，她記的賬一清二楚，于二嫂这时才完全佩服了这个記賬員。



人 物：

林大媽——四十五岁，寡妇。

小 玲——十六岁，初中毕业生。

小 兰——十六岁，初中毕业生。

張四嬸——四十二岁，社員。

于二嫂——三十岁，社員。

〔林大媽家里，室内有炕，有柜，有桌。正面偏左有一門通外。〕

〔今天是月初，小玲正忙着整理工賬，作月計小結。桌上堆滿了一本本“劳动手册”。〕

〔窗外傳來小兰声音：“小玲姐！——小玲姐！——”〕

小 玲：（大声地）哎！（忙在賬本上記下数字，然后扔掉笔，急忙跳上炕，

趴在窗子上。)

[小兰呼喊着重从窗前跑过。

小 玲：喂——小兰！我在这儿。

小 兰：(折回跑到窗前)小玲姐！

小 玲：小兰妹！

[一个在窗里，一个在窗外，亲热地拉着手，跳着，笑着，如同几年没见面一般。

小 玲：快进来，快进来！倒是进来呀！

小 兰：松开我，松开我！不松开我咋进去呀！

[小玲放开小兰，跳下炕来。小兰象箭一样从门外射进来，一下将小玲紧紧抱住。

小 玲：啊哟！你轻点儿，轻点儿！

小 兰：(放开她)啊呀呀，中秋节了，人家都歇着，你还摆弄这玩艺儿呢！

小 玲：今几个是月初，攏攏上月的眼。

小 兰：小玲，我特意来找你，有话和你說。

小 玲：我从早晨就盼你来，也有话要和你說。

小 兰：我要說的是心里話。

小 玲：我要說的是知心話。

小 兰：(同时問对方)真的？

小 玲：(同时回答)說謊是小狗儿！

[小兰一下又将小玲抱住，就势在炕上滚个个儿，二人咯咯笑个不休。片刻，坐起。

小 兰：(理理头发)走！

小 玲：（也理理头发）上哪儿？

小 兰：听说新华书店到供销社来卖书，咱们看看去。我想买几本关于果树栽培的书。

小 玲：正好，我也想买几本有关会计和农业的书。

小 兰：嘿！今儿个咱俩一想就想到一块儿去了！（拉小玲便走。）

小 玲：等等，我还有点儿账……

小 兰：回来再算！

小 玲：今日事今日毕。最后两本，马上就完。（坐下，认真整理起账来。）

小 兰：（随着坐在桌旁）小玲姐，咱俩一晃有十天没到一块儿了吧？

小 玲：没有，刚刚八天。（打算盘。）

小 兰：你记性真好。……

小 玲：（怕小兰搅扰，故意念出声来）十分、十一分、九分、十分、七分……

小 兰：要工作不紧，我早就来了。说实在的，山上尽是一些大小伙子，我一个人在那儿，都快要闷死了。

小 玲：（不间断地念着）九分五、七分、八分五、八分、十三分、十分……

小 兰：（如同相面似的端详着小玲）哈！还是在学校那老样子，干点啥就不理人了……

小 玲：十分、十分、九分、八分、四分……

小 兰：（不耐烦了）咳哟！还有个完没了？

小 玲：（在账上記下数字，放下笔）急什么！

小 兰：啊哈！天馮地奶奶，可算完了！

小 玲：还有一本几……

小 兰：不行！一定回来算！（挽起小玲的胳膊）一、二、三！起步——走！

小 玲：哎哎哎，那也不能把它丢在这儿就走啊！（收拢桌上手册）这叫做工分账啊！

小 兰：咳呀！划拢到一起就完了，还一本本儿那么看干嘛！（上去就要帮忙。）

小 玲：（拦住）哎哎，你可不能动。我这是按编号来的。（已收拢起一迭）这是第一生产小组的。

小 兰：（无可奈何）唉！——（坐在桌边不耐烦地哼起歌子）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 玲：哎，小兰！这些日子，你在果园工作怎么样？

小 兰：百分之百的满意。啦啦啦啦啦——

小 玲：是呀，在学校你就崇拜米丘林，正好，回来又把你分配在果园。

小 兰：啦啦——啦啦啦……怎么，你在小队干活儿不太满意，是不？

小 玲：别瞎说，我百分之二百的满意！（稍停）哎，可真的，小兰！你听到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

小 兰：意见，什么意见！咱们初中毕业，连个囑都沒打，就安心回来参加生产，社员欢迎都忙不迭的，还有意见！告诉你吧，咱们全大队统共才五个初中毕业生，嘿！社员拿咱们可为重了！

小 玲：你是这儿的人，对你都了解。可对我……比方管这个账……（将整理好的账本，仔细地放在木匣里。）

小 兰：眼有啥了不起的！我保证你比以前老谷头管眼，强一百倍！收拾好了？走吧！

小 玲：（将木匣放在抽屉里）哎，小兰！（神秘地）最近我发现个问题，你想过没？

小 兰：（走到门口，被吸引住）什么问题？

小 玲：嗯——怎么说呢？总之……对了，我觉得当社员和当学生不一样，这生产队和学校也不一样……

小 兰：（笑得前仰后合）你可真能逗！哈哈！可笑死我了！哈哈……真滑稽……

小 玲：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

小 兰：学校是学校，生产队是生产队；一个在教室念书，一个在田里干活儿，当然不一样了！（又想笑。）

小 玲：（一本正经地）不，你想想啊，在学校有老师的监督检查，咱们学习好坏他们都知道，同时月里有月考，学期有期考，平常上课还有提问，自己功课怎样自己也清楚，更知道自己该怎样努力上进。可当社员就不一样，好象没人管你……你看多糟，我来到这个生产队不到半月，就当上了这个记账员，到今天正好两月零七天……

小 兰：哈，我知道，好学生都愿考试，你是怕没人考你是不，那好，我来出题：十分加十分是几分？

小 玲：人家说的是正经事。

小 兰：在学校你就是数学大将……

小 玲：管这点账倒算不了什么。我自己觉得干的还不错，对账一点儿不敢马虎。可别人怎认为，是好是坏我

就知道了……

小 兰：放心吧，咱們是初中毕业生，社員就是有意見，也一定是好的意見……哎，对了，你們刘队长是我的姨父，听我媽說，他可是夸过你……

小 玲：（高兴地）真的？

小 兰：撒謊是小狗儿！他說你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好記賬員。告訴你吧，我姨父是个怪人，能叫他夸一句可不容易。

小 玲：（已感滿足）我倒不想叫誰夸，是……算了！小兰，这就是我要向你說的知心話。

小 兰：噢——就是这个。

小 玲：（得意地）我要当一輩子記賬員！

小 兰：那……那好吧，这回該走了吧？

小 玲：你的心里話呢？

小 兰：不說也行了，說了你也不会同意……

小 玲：真坏，你想騙我！

小 兰：那好，走在路上說。

小 玲：不，先說个头儿！

小 兰：都耽誤这大半天了，一定在路上和你說！

小 玲：一定先說个头儿，不的我就不去！

小 兰：真不去？

小 玲：哎！（故意拿出賬匣来，佯做算賬。）

小 兰：（忽然搔起小玲的痒来）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

小 玲：（痒得不行）好好……去去去……

〔二人正鬧得欢，林大媽从外走进来。小玲連笑帶后退，差一点与林

大媽撞上。

林大媽：（責備地看了小玲一眼）唔，小蘭來了。

小 蘭：（吐吐舌頭）林大媽，我和小玲姐買書去，回頭再來看您。（拉小玲便想跑出去。）

林大媽：等等！小玲，媽有話和你說。

小 玲：媽，我們去去就來。

小 蘭：是嘛，大媽！（拉小玲慢慢向門口挪動。）

林大媽：小蘭，好姑娘，你自己去吧……（見她倆作鬼）小玲！

小 玲：（無奈）小蘭，要不你先去吧。

小 蘭：叫你走不早走！（只好如此）那好，我在供銷社等你。
可快去呀！（下。）

林大媽：（嘆口氣）小玲，你過來！

小 玲：（詫异地）媽，您怎么了？

林大媽：（又嘆口氣）我問你，能不能聽媽的話？

小 玲：看您了！我什麼時候不聽您的話來的！

林大媽：這就好，信媽的話，把賬匣拿着，這就給隊長交回去……

小 玲：（萬沒想到）什麼？您說什麼？

林大媽：孩子，媽是為你好。全隊六十多個勞動力的工分賬，可不是小事儿，你今年才十六歲，担不了这么大的責任哪！

小 玲：（不以為然）您快別操心了。

林大媽：你以為這些本本小，成天連眉頭都不皺一下，拿過筆就往上寫，怎不想想，你記的那就是錢財呀！這

張王李趙千家百戶的，到時候分錢分糧，可就以你記的這些小本本為準哪！

小 玲：媽！您累了，還是躺一會兒吧。（上炕就要拿枕頭。）

林大媽：又來氣我！

小 玲：您自己愛找氣生！

林大媽：今兒個可不能由你性子來！

小 玲：別想扯我後腿！

林大媽：好啊，你不去交我去！（拿了賬匣便走。）

小 玲：（着急）丟人，丟人，真丟人！早知你这么落后，还不如你不到鄉下來！

林大媽：（站住）什麼？你媽落后？

小 玲：（几乎气哭）你說的那一條，根本不成理由！

林大媽：好，那就跟你明說了，你管賬社員信不實！

小 玲：（惊异地）啊？

林大媽：你自己把你看成個能人，可人家說你没个黃豆粒大硬逞能，到秋不定把賬管个什麼媽媽奶奶樣呢！

.....

小 玲：（委屈地）什麼？

林大媽：唉！本來尋思你能听媽的話，乖乖地把賬交回去，就不傷你的心了……

小 玲：（自信地）我不信！我工作干的蛮好，劉隊長還表揚我來的！

林大媽：哼！可人家說：“隊長瞎了眼，識字人又沒死絕，叫个孩崽子管賬！”……

小 玲：（受了侮辱）啊！這是誰說的？

林大媽：（勸慰地）你就別管誰說的了，庄稼人都心眼窄，拿工分还有不为重的……

小 玲：咳呀！你尽說些沒用的！

林大媽：孩子，你还不懂事呢。媽当姑娘那时候就住在乡下来的，什么事沒經過！种地人来錢不易，在錢財上可是一分不苟啊！沒看在地里評分，有时为了半分五厘也爭个臉紅脖子粗的？不的，媽哪能叫你交这个賬……

小 玲：啊呀！別囉嗦了！快告訴我那个人是誰？我找他去！

林大媽：啊哟！可不許你去，那人賊厉害……

小 玲：啊——是不是王发媳妇？

林大媽：咱是外来人，自己知道就行了，不和她一般見識……

小 玲：不，我問問她，根据什么說我坏話！

林大媽：（拦阻）哎哟！你可不能去惹事呀！

小 玲：她了解情况么？隨便說我管不了賬！（欲下。）

林大媽：（严厉地）你給我消停点儿！

小 玲：（委屈地）媽！（趴在桌上抽咽起来。）

林大媽：（心疼地）唉！咱們是支援农业干活来的，不是为了嘔气。听媽的話，还是把賬交回去吧，那誰也就說不出啥閑話了。

小 玲：（漸漸平靜下来）王发媳妇說話不算数，我不屑理她！

林大媽：对，咱不能看她，得看社員。走吧，你不好意思見刘队长，媽和你一起去。

小 玲：(想了想)好吧，把賬匣給我。

林大媽：(遲疑地將賬匣遞過去)對，听话。

[小玲跳上炕便將賬匣鎖在櫃子里了。

林大媽：(氣極)你！……

小 玲：我念九年書不是白吃飽！記這點賬還算不了什麼！
我一萬個保證：記不錯！

林大媽：好啊，小玲！你算成心跟我拗上了！

小 玲：從打下農村那天起，我就下了決心，要把我學到的文化，全部貢獻給農村，只要工作需要，叫我干什麼都可以，絕不辜負黨的希望！可好，你不鼓勵我，反給我泄勁兒！好叫別人說我落后，不服從領導！哼！我可不干！那還算什么知識青年！告訴您吧，沒有劉隊長的話，我就不交！

林大媽：交不交得你媽一句話！把鑰匙給我！

小 玲：偏不給！（跑出。）

林大媽：你干什么去？

小 玲：找劉隊長去！

林大媽：（追到門口）你回來！誰也不准你找！（無反應，無奈轉回。
翻鑰匙，沒找到，看看櫃，鎖得緊緊的）唉！（欲下。）

[張四嬸擡個筐走進來。

張四嬸：哎喲，老姐姐，你这是忙什麼呢？

林大媽：噢，四妹子來了。

張四嬸：小玲哪去了？給她送點水果來。

林大媽：（責備地）又拿來这么多的東西！

張四嬸：自己樹上結的，尝尝新。

林大媽：从打來这儿，尽唠叨你們了。

張四嬌：哪的話，不叫忙，昨天就想給我玲姑娘送來了。

林大媽：你总是替我嬌慣她。

張四嬌：过节了，慰勞慰勞咱們的小記賬員……

林大媽：(嘆口氣)唉！

張四嬌：老姐姐，你今儿个好象不大乐和。(关心地)怎么，是不冷丁到乡下有点儿住不慣？

林大媽：四妹子，有个事儿你可得帮帮我的忙。

張四嬌：有啥困难你就說，我給你办去。

林大媽：我不想叫小玲再管这个工分賬了。你是老社員，賬上事比我懂的多，能帮我劝劝孩子……

張四嬌：(意外地)別胡扯了！

林大媽：真的，孩子小，有人信不着。

張四嬌：你是不是听什么閑話了？

林大媽：我可不是扯老婆舌，实当你說，我是听王发媳妇說了些不好听的。什么“队长瞎了眼，叫个孩崽子管賬”了，又是什么“小玲沒个黄豆粒大，非把賬管乱套不可”啦！杂七杂八的，說的可真噎脖子！

張四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林大媽：就是剛才，在大街上吵吵着說的。(稍停)唉！其实也难怪人家說咸道淡，小玲今年才十六，还是个孩子呢。

張四嬌：你怎么单听她的？有志不在年高，我們队有这么个好記賬員，还不燒高香！

林大媽：孩子不懂事，你可別夸她了！

張四嬸：多招人喜欢的姑娘，如今要兴啊，我早就收小玲作干女儿了！你可不能給我碰一手指头，想伤孩子的心，不叫当記賬員，我可不答应！

林大媽：你是不知道，孩子三岁上死了爹，我守她独丁一个，慣的不象人样，成天蹦蹦跹跹……

張四嬸：年輕人都活潑，算不了什么！

林大媽：加上孩子又任性，耳朵里听不进一点儿有不是的話，将来真要把賬管个稀里糊涂，不更該有人說三道四的了。到那时候还能去堵人家的嘴呀！

張四嬸：快別瞎担心了！念过初中，心灵手巧，管这点賬还不手拿把掐！

林大媽：都象四妹子为人，事就好办了。

張四嬸：一个王发媳妇說了不算！

林大媽：众人口杂，全队还有那么多人呢。

張四嬸：誰都得講理！放寬心，把王发媳妇交給我。別胡思亂想了！

林大媽：說实在的，沒王发媳妇說閑話，我也不想叫孩子管这个賬了。

張四嬸：这么說，你是早就有这个心了？

林大媽：一手托百家，不是小孩子担得了的事。

張四嬸：如今的孩子什么不能干，你当象咱們小时候呢！

林大媽：孩子到底是孩子，吃粮不管穿，什么事都沒經历过，万一記錯就晚了，賬可是大事儿……

張四嬸：就因为賬是大事儿，先前老谷头沒管好，才叫小

玲接手……

林大媽：怎么，那老爷子都沒管好？

張四嬸：人老了，丟三拉四的，有一陣子弄的社員干活儿都
不起勁儿了……

林大媽：（越發感到严重）真的？

張四嬸：不的，能換小玲管这个賬嗎？

林大媽：啊呀！人家老手旧胳膊經驗多，都沒管好，小玲是
个孩子怎么敢比！

張四嬸：（着急）咳哟！你咋单別着个勁儿說話……

林大媽：四妹子，咱姐俩改天再唠。

張四嬸：你听我說……

林大媽：越說我越害怕。不行，我得找小玲去！（急下。）

張四嬸：老姐姐！你回来！（追两步没追上）咳！这个人！……
（索性）好，我就坐这儿等你，看你能逼小玲把賬交
回去才怪了呢！……（又一想）不行啊，看样子她是鉄
了心了，光是劝說，怕她不能进盐醬，我得想个招
儿才行……对！想个什么好招儿呢？……

〔于二嫂上。

張四嬸：哎，老于二媳妇，你干什么来了？

于二嫂：找小玲……

張四嬸：她不在。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想个主意……

于二嫂：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張四嬸：小玲媽要逼小玲交賬……

于二嫂：真的？

張四嬸：我还撒謊。

于二嫂：你听誰說的？

張四嬸：她媽都找她去了。

于二嫂：这就要交？（庆幸地）啊呀！多亏我来的是时候，这要把賬交出去，我可跟誰对去？

張四嬸：什么，你是找小玲对賬来了？

于二嫂：不光我，还有孙素芳，李有亮媳妇，姜老七的姑娘，都張罗来对賬呢……

張四嬸：啊！——你們这是在背后核計好了！

于二嫂：怎么，你还不知道哪，四嬸子？（秘密地）告訴你吧，王发媳妇都要找队长去了，說不能把賬交給小孩子管，得换个人……

張四嬸：她那是吃飽撐的沒事干了，你怎么也听她的？

于二嫂：你不是找賬来啦？

張四嬸：二媳妇，你可不能听风就是雨呀！

于二嫂：我心里早就犯嘀咕了。

張四嬸：咱队可向来沒个拿得起放得下的記賬員……

于二嫂：这回换个孩子来管賬，我更不放心了。

張四嬸：人家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初中学生，念过“加減乘除”……

于二嫂：年紀太小了，剛来那时候紅領巾還沒摘呢！

張四嬸：可人家聪明又伶俐……

于二嫂：那更糟，越聪明，越不仔細。

張四嬸：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于二嫂：我們家二小子就是，念书賊精，干活儿賊滑。明摆着，全队这么多工分賬，归一个小孩子管，疏忽一